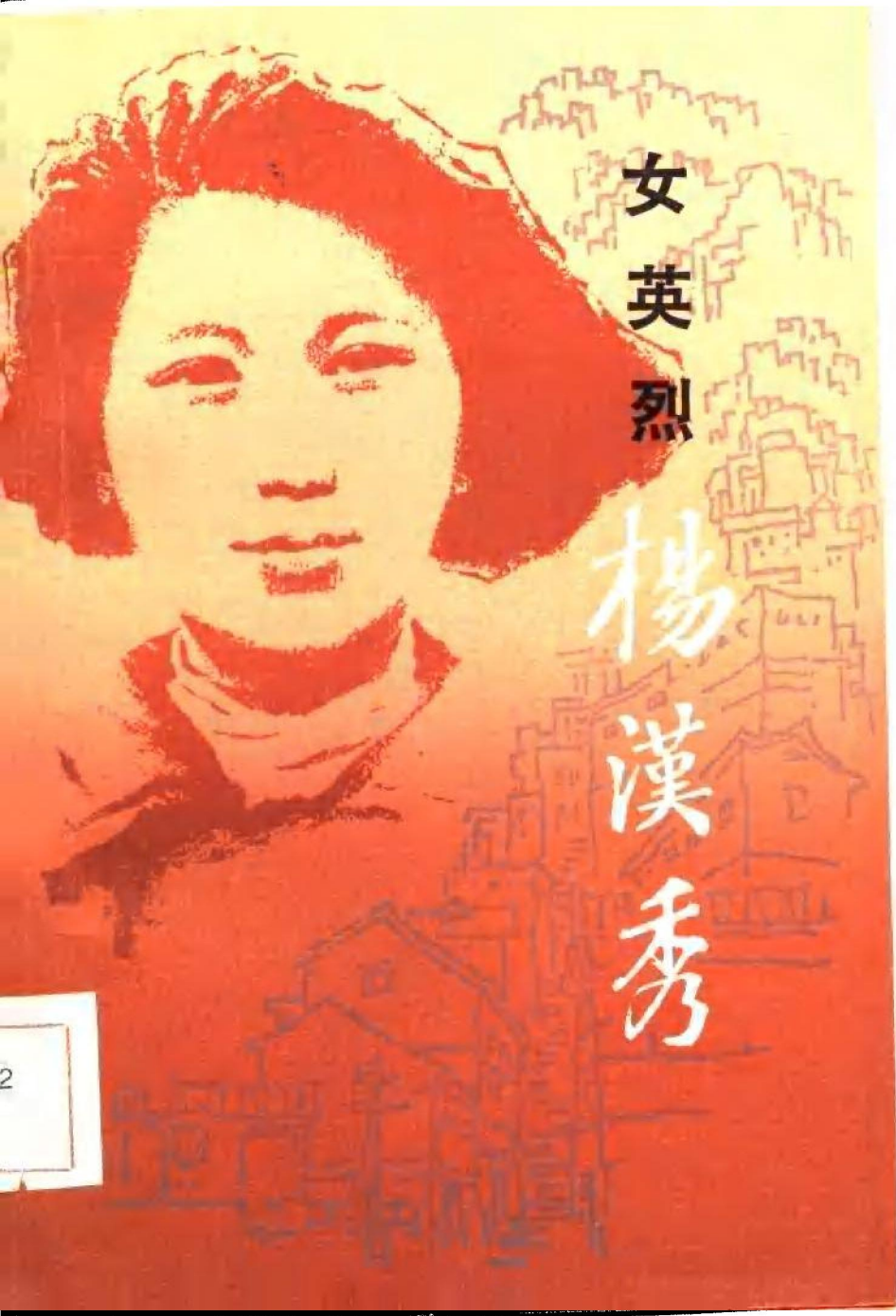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女英烈

楊漢秀

女英烈杨汉秀

甘 犁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成都

特约编辑 何承朴
责任编辑 傅世梯
封面设计 文小牛

女英烈杨汉秀 甘犁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3.5 插页7 字数71千
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1—25,5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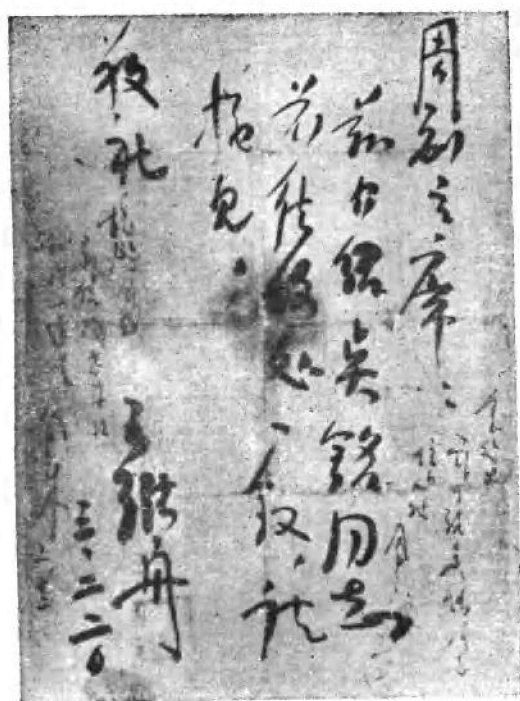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: 3118·242 定价: 0.50元



杨汉秀烈士遗容



杨汉秀烈士的子女将烈士骨灰
安葬入烈士墓



王维舟同志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

近來小官勝利師勝利四川
思力西王時令作乞世進並推
道院吉士先決幸同平不推司
宣父升為子低欲威武居奇
女子完成後偶出而人牛二元
何是博者血丹心小在茲元元
去手方連全同勝利在格期申
國士也最多情多情流轉的人底
我思親士方與望文朱風流萬子

龙潜同志的悼诗

目 录

一 带手铐的女尸	(1)
二 青山说话了	(5)
三 在狰狞的城堡之中	(8)
四 朱伯伯来了	(12)
五 婚变	(18)
六 空谷足音	(23)
七 北上的艰难途中	(26)
八 吴铭同志	(31)
九 向敌垒中布子	(38)
十 雁南归	(45)
十一 同魔掌交手	(49)
十二 华蓥风云	(56)
十三 狱中迎春	(60)
十四 在台风眼里	(65)
十五 出龙潭、入虎穴	(71)
十六 重庆在大火中	(75)

十七 杨森要借人头 (83)

十八 血溅杜鹃红 (91)

尾声：善恶到头都有报 (96)

一、带手铐的女尸

金刚坡是重庆西郊最为险要的一处隘口，这儿环境幽僻，山势陡峭，背负着绵亘如屏的歌乐山，俯临着一马平川的梁滩坝，站在坡顶，东可以看到白市驿，西可以眺望青木关。坝下是层层叠叠的梯田，蜿蜒如带的溪河，满山是郁郁苍苍的松林，林间有稀稀落落的蕨其草和杜鹃花，成渝公路如象九曲回肠，左弯右旋绕坡而上。在这泥丸封关的陡山上，坡顶、山腰和坡脚处，又各矗立着一座巨大碉堡，更使金刚坡显出一种睥睨一切，凜然逼人的雄关气概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，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，纠集在重庆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日数惊。上旬的一天下午，有一行抬轿挑担的人结队过山。他们从龙洞口幺店子出发时倒还有说有笑，一出金刚坡垭口就不禁为路静人稀而心中发怵。刚走过重庆市与巴县分界的界牌不远处，忽见山凹里黑魑魑处钻出两个人来，头戴雨衣帽，身着灰布衫，远远地向他们一扬手：“蓝帕、白帕！往上走！”

“上走”就是要他们离开公路，沿着一条梁埂上的小路翻山。按轿行规矩，爬这样的陡坎是要请客人让轿的，但这

两人冒出来非常突然，口气又很歪恶，抬滑竿的哪还敢问究竟，掉头就赶忙往坡坎上蹬。等翻过山脊，下到那一边的公路上，又见两个戴茶镜的人坐在石墩子上喝酒。“远处歇气呀！”这两人挥着酒瓶子一吆喝，使这一行下力人气都不敢吁，赶紧沿条石板路下行，一直走到彭彭响着的磨坊边，方才放下滑竿歇肩。

“杂种些！今天金刚坡出了些啥子鬼？一不象抢人，二不象拉伕。”一个轿伕扇着衣襟，不断地喘着粗气说。

他的连手接口道：“我先还有点怪，怎么还有人来转山呢？等过到那边垭口才发现，这是些屁股上别得有硬火的歪人啊！”

从滑竿上下来的客人说：“在龙洞口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今天症候不对，一部黄吉普车一会儿开过来，一会开过去，牌照是八号，我一看，这不是刑警处的车子吗！莫不是便衣在守卡缉私啊！”他这么一说，有个挑担的就点头道：“对！我看到车上下来个杂兵，还搓着把锄头哩。”

抬滑竿的一笑：“哪有缉私的人拿锄头，莫不是自己有黑货，弄在山榭榭来窖埋吧。”

“再不然，怕是来挖战壕。”又一个坐轿的人说：“你们听到消息没有？说是这个——”他又开两指比了个“八”字：“都打拢松坎了啊！”

看磨坊的老者听着这些摆谈，也来插话：“你们都没有估对，老蒋还住在林园，只怕是他出来逛山，先放出的警戒啊！”

“哦！”这一说，大家就更觉害怕。

“现刻老蒋在跑烂滩，不象原先出行那样，沿马路站起宪兵。不过还象回煞一样，哪个碰着哪个撞鬼。”老者神情俨然地说：“有一回，有个捞柴娃儿没有躲得及，还想在松林后看下稀奇。脑壳才伸出来，啪！侍从室的弁兵甩手就是一火，那娃娃妈都没有喊到一声就打来摆起了，第二天爹妈来收尸，还要倒向保甲长认罪，吓得哭都不敢哭……”

说话间，啪！——忽听得金刚坡上传来一声枪响，众人一怔，直感到浑身寒毛发炸，袅袅枪声响过，一时万籁俱寂，鸦雀无声。在这死灭般的寂静中，又有嗡嗡的汽车发动声从山间传来。只见那坐轿的面如土色，哑声地说了个“走！”提起衣襟就拔脚下山，众人也赶忙蹑脚上路，生怕走慢了就有恶鬼撵来一样。

第二天，金刚坡上的龙洞口和坡下的赖家桥，都在传着一个新闻，说是金刚坡的二层碉堡中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有些胆大的人邀约着去看，果然在这碉堡中挖得有个浅坑，坑里匍伏着个女子，穿的呢短大衣，高跟皮鞋，尸体上有些浮土盖着，上面又压了块长石板。看来埋尸的人走得慌忙，女尸的头脚都露了些在外面，地上好象还洒着些血迹。有几个好事的人想知道个究竟，他们把石板掀走，浮土刨开！“呀！”刚一翻尸就有人吓得惊叫起来。原来这女子两手抄在前面，竟被一副亮锃锃的手铐铐勒着，众人吓得一退，屏着气息端详，才发现死者大约三十来岁年纪，脸型清秀，身材不高，颈项上有明显的被绳索勒过的伤痕，披纷的长发被汗渍和瘀血

胶凝在脸颊上，牙关咬紧，看来是在与暴力挣扎中含恨而死的。死者不仅口鼻流血，背上还有一弹洞，贯前胸而出，血渍把衣服前襟和手铐都染得紫黑了……

面对这残暴的凶杀，人们吓得脸青面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人去报告地方保甲，谁知这二层碉堡正在市县两交界之处，互相都推诿不管，特别是上金刚坡的人，想到昨天有吉普车、小包车来来去去，半下午就有人守卡断路，又兀突突地有过枪响，更觉得这河水太深了，害怕摸黑染手。这么搁置了两天，忽又听说这女人的血衣被人剥了，这女子铐着手铐，衣服怎么能脱得下呢？据有些胆大的人去看了来说，死者双手都扯脱皮了，真是惨不忍睹。后来有人把坑坑掏深，重行将尸体掩埋了。再过了几天，传来解放军打拢乌江的消息，胡宗南部队的第一军连更连夜地往重庆开，说是专门从秦岭调来给蒋介石保驾的。那些日子，人们害怕抓丁拉伕，平常门都不敢出，金刚坡一带就更是连老百姓的影子都难见一个了。

“呜，呜！——”那年的冬夜特别冷，吊岩风一刮，金刚坡上松涛凄厉，就象谁在咿咿呜呜的哭泣，悲悲切切的控诉。附近的农户睡不着，就想起这带手铐惨死的女人来。不晓得这是谁家女子？得罪了什么恶人？竟被弄到这荒郊密林中来黑办。又是索绞，又是枪杀，搞得这样鬼祟，这么歹毒！天！不知她身上有好大的冤情啊！

二、青山说话了

象一尊不朽的金刚力士，金刚坡一直默默地扼守着重庆的西大门，在它眼底，目睹了多小沧桑；在它身上，又隐藏着多少秘密呢？

它看到过胡宗南匪军仓惶而来狼狈而去，它听到过发生在“中美合作所”内的大屠杀的枪声，但它也袒开过自己的怀抱，隐藏和保护了从渣滓洞越狱而出的志士。它看到杨森如何炸毁歌乐山的隧洞溃逃，也看到头戴红五星军帽的战士在金刚坡的三座碉堡上架起机枪，封锁了成渝公路，差点儿把蒋介石活捉在白市驿机场。

解放后，它一样是忠实的历史见证人，它看到昔日郭沫若的居宅成了果园；画家傅抱石、司徒乔笔下的穷山沟建起了水库；当年魔窟般的“中美合作所”成了大学区；那几千年来巍峙一方的歌乐山肚子里，居然有火车穿山而过。

不过，它也看到太热心的人办了蠢事。一九五八年秋天，人们结队上山，把金刚坡上的松林砍伐了，三座大碉堡在一夜中拆去，改砌成土高炉。好在这场全民炼钢的大火中，金刚坡还谨严地保护了那无名死者遗骸，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夏天，才把这秘密吐露给歌乐山下的“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”。要他们前来进行查证。

那时，还是“四人帮”猖狂、革命先烈横遭诬陷的时候，这个馆的工作人员除了看管着白公馆、渣滓洞两处危房之外，几乎一切活动都停摆了，怎么办呢？金刚坡上的农民却是那样的热心，要求弄清这埋了二十多年的无名死者的真象。他们能听而不问吗！于是，他们从尘封着的档卷中，清出了几份接近于牺牲者情况的材料来。

一份是周副主席的秘书，又曾在南方局作过组织工作的龙潜同志写的。解放之初，他曾经来馆凭吊过当年南方局的战友，还特别打听了一位女战友的情况。据他说这位女同志是中央从延安派回国统区作地下工作的、并随周副主席同机到达重庆；以后又得知她被军统局囚禁在渣滓洞。当时，由于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，能知道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很少，他也说不出她的准确姓名了。唉！在阴森森的歌乐山麓中，谁知匪特杀害了多少革命者呢？馆里对这样的无名烈士也爱莫能助，龙潜同志只好根据他了解的情况，留下这么一首悼诗走了：

延安求学胜利归，胜利四川思有为。
美蒋合作儿女悲，英雄遭厄志士危。
渣滓洞里作楚囚，岂为刑逼而低头。
威武难屈奇女子，鬼蜮伎俩止此耳。
人生一死何足惧，碧血丹心永在兹。
一人死去千万继，全国胜利屈指期。
中国女儿最多情，多情端的为人民。
我思烈士有典型，文采风流今尚存。

还有一份材料，是周养浩等几个大特务的供词，他们交代称：

“杨汉秀是杨森的侄女，逮捕到渝后，杨烈士之母哭哭啼啼，要求杨森的小老婆田氏营救。有一天，杨森请毛人凤，徐远举、周养浩三人在渝舍吃饭，田氏向毛、徐二人说情，于是，毛、徐决定将杨汉秀释放。杨烈士出狱后，仍痛骂杨森是军阀，因而激怒杨匪，致派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，军统分子张明选秘密将杨烈士杀害于成渝公路上。”

这个杨汉秀就是确知被害而没有找到遗体的一位烈士。馆藏资料还表明，她是从延安读书回来后被捕的，狱中曾带头扭秧歌，“九二”大火后，因痛骂杨森再次被捕。结合金刚坡社员反映的情况看，碉堡中的死者可能就是她了。

于是，在一个晴天的上午，展览馆的同志在当地农民的带引下，来到成渝公路的九倒拐，金刚坡上已废圯的碉堡处。金刚坡的两侧现有公社办的黄沙厂和磨坊，在那儿干活的社员赶来看热闹。一摆起来，好多人都知道这场黎明前的凶杀，许多只手往着松散了的碉堡基脚一指说，那妇女就埋在这地方。果然，略略把土一掏，在那一簇簇的杜鹃花丛中，忠骨犹存。

展览馆的同志是很慎重的，他们听取了情况介绍，观察了现场，证实这地方别无其他荒坟野冢，这才试加发掘，并把遗骨送到重庆医学院请专家鉴定。鉴定的结果是：死者为女性，年约三十余岁，身材大体在一米五上下，这些同展览馆所了解的杨汉秀烈士的情况相符。

看来，找到的真是杨汉秀烈士的忠骸了。但她是怎样的一个奇女子？怎么入的党？为革命又作了些什么工作呢？再有，杨森既是她的伯父，为什么要用如此鬼蜮、卑鄙的手段来暗害她呢？！

“碧血丹心永在兹”。一部湮没了近三十年的烈士传奇，就这样在大青山中揭开了篇章。

三、在狰狞的城堡之中

提起地主庄园，人们都熟知四川西部大邑县的“收租院”。其实，在川东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封建城堡在，最典型的就是著名军阀杨森的老巢，其地点在广安县龙台寺一处富饶的乡坝上。

杨森（淑泽）有三弟兄，他居长，老二叫杨懋修（淑身），老幺叫杨传三（淑实）。上辈人在渠河一带作过牛贩子，开过烤酒的糟房，还当过几天典吏，置了百来挑谷的产业，在龙台乡只算得个二夹皮地主。杨森跑滩到云南去投滇军以后，杨懋修就在渠河上当了个掌红吃黑的浑水袍哥。杨懋修不但估吃霸赊，暗结歹徒，作些“拉肥猪”“抱童子”^①等黑道上的买卖；有时甚至打起花脸打家劫舍。由于有几杆

^①是土匪绑票的用语。“拉肥猪”是指绑财主本人；“抱童子”是指绑财主的子女。